

把一手好牌打烂的女人

□ 梅莉 (上海, 白领)



看八卦新闻, 女明星若把一手好牌打烂, 后果自然严重; 而身边的普通姑娘如果也任性地把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 结果或更惨淡。

邻居刘姨家有好女, 面如皎月眸若星辰, 毕业后进入某大航空公司当了空姐, 又嫁给做小生意的帅哥, 隔年生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生活令人羡慕。

可是, 空姐在某次航行中与初中男同学重逢, 该定居新西兰的男同学离异、带有一女, 因年少时朦胧的情愫, 对空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追求。最终, 她堕入铺天盖地的情网里不能自拔, 宁愿儿子都不要、净身出户, 迅速嫁给那位初中男同学。但, 当她辞职成为一名全职太太、又诞下一个女儿后, 才发现丈夫竟有家暴倾向, 动辄

挥拳。她的帅气前夫呢, 则已再婚且添新丁了。

前天, 刘姨悄悄对我说, 她在远郊又买了一套房子。四下察看确认无人后, 刘姨咬着我耳朵解释, 房子是给女儿住的, 万一哪天女婿又犯病了, 就把女儿和外孙女藏到那里去, 让他找不到。我心里“咯噔”一下, 无法想象这样的日子一天天是怎么熬的。空姐本来走在阳光明媚的大道上, 偏被岔路吸引, 以为风景更好, 岂知不慎陷入泥沼。

无独有偶。还有一位姑娘, 名唤丽娜, 名校硕士, 出自书香门第。唯感情不顺, 挑来挑去, 碰到现在的丈夫, 青年才俊一个, 两人旗鼓相当, 相识不久即闪婚。可惜, 丈夫做生意亏本欠下千万债务, 她作为担

保人, 把自己与双亲名下的三套房子全部卖掉还债, 而丈夫从此茫茫人海消失不见。如今, 丽娜与年迈的父母不得不从头打拼, 好在老人家比较开明, 说, 人没事就好, 钱可以慢慢再挣回来。

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婚姻, 丽娜的人生仿佛海上一叶轻舟, 一度停摆、漂泊、下沉, 但最后还是纠正偏差, 重新扬帆起航了。至少, 她能及时止损, 手里还有筹码, 心里还有斗志。这将是一场漫长的逆风航行, 不过终归存在希望。

两个姑娘, 不说是出生在罗马吧, 至少也在罗马近郊, 谁料都在婚姻上栽了大跟头。当然, 明星也好, 普通人也罢, 一手好牌打烂以后, 就只能努力做个打不死的小强了, 不然呢。

螺蛳下酒

□ 俞善培 (农民, 江苏宜兴)



老来无事, 总想着法子去改善生活, 这不, 最近迷上了摸螺蛳。

记得小时候, 技艺不如人, 鱼在钩子上会自动跟我说“拜拜”, 黄鳝在手里不打一声招呼就溜走, 只有田螺螺蛳等辈, 对付它们, 我是信心十足, 十拿十一稳。

这一晌, 猪肉价在跟气温唱反调, 气温往下掉, 它却向上蹿。没办法, 种田佬吃不起高价肉, 喝酒下饭却也总不能光南瓜藤山芋秆呀, 我想到了自己掌握的拿手技艺——摸螺蛳。

村边的小河, 除了能供应点人们喝的自来水水源, 其它洗涤亦“大包大揽”。没有了农船的进出, 少了鹅鸭的搅拌, 加之村民们经常为河水“加料”, 水质愈发肥厚, 导致了螺蛳等水生物的疯长。有天, 我在河埠上洗脚, 被咯得生痛, 用手一摸, 一大把螺蛳! 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 一口气摸到了半面盆, 有几个田螺, 个个有婴孩拳头大。

用清水浸养了两天, 老伴展示了她不凡的烹调手艺, 微辣、鲜咸恰到好处, 除了我下酒特爽, 小孙儿撅着个小嘴巴, 满手丫

流满汁水, 把手指吮得生疼。这汤水比螺肉都鲜, 最后我是一滴不剩, 全浇饭装进肚子里, 抹嘴时不忘奉承老伴一句: “饭店里5元都买不到这么多。”“5元? 我调料钱就不止!” 好吧, 马屁拍马腿上了。

自此, 我一发不可收, 一有空就去河边摸, 养起来以备后用。这不, 今天中午饭碗一放, 又去摸了二斤多。在去宜兴的车上, 想想有趣, 遂顺着兴头记录上几笔。目的地到了, “文”也成了, 通与不通, 管他呢, 只要自己觉得开心。